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握即时优势制胜的要义

■袁 艺 张玉军 李志飞

要点提示

- 优势是具有时间性的,放在战争或战役战斗发生发展的时间轴上,不难看出,开局优势并不等同于最终胜势。
- 当以强对弱时,胜而不利是完全不及格,拙胜、惨胜只能算及格,胜得快、胜得巧、胜得划算,并实现军事胜利与政治胜利的统一,才是以强对弱制胜的最高境界。

即时优势制胜,是指在与敌交战的关键时段和决定性空间,集中由物质和精神因素共同构成的综合优势,建立起有利态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效能,取得作战胜利。如果某一次作战中保持并发挥好这种优势,则这一回合的作战就能取胜;如果在战争中的每一次关键性作战中,都能保持并发挥这种优势,则就能积小胜为大胜,从而最终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具体说来,深刻理解即时优势制胜,应把握好以下关键要义。

优势是指由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构成的综合优势

我们常说“以劣胜优”,这里的“劣”和“优”,特指的是军事力量的优劣,而不是整体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和与此对应的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军事优势是多方面的。兵圣孙武认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西方近代军事思想家约米尼认为:“战争实在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一千种精神与物质的因素,都与它有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以及主观指导能力等因素;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又加上了战争性质和国际援助两个因素,并强调战争的胜利就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物质和精神因素全面落后的一方也能战胜敌方,必然违背了“强胜弱败”这一战争基本规律。以劣胜优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劣势一方虽然军事力量相对弱小,但在指挥艺术、战斗精神、民心向背、国际支持等其他方面可能占有优势,综合衡量其整体能力从长远看是不应落后于敌方的。我军经历的多数战争,虽然装备和兵员的质量往往与强敌都有较大差距,但由于战略指导高明、人民群众支持等其他优势突出,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差距,最终以综合优势实现了“以劣胜优”。陈毅同志1947年底对华东作战情况的总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战术比不上人家的……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军事力

量的优势,也是一种综合优势。信息时代以前,集中兵力是一条基本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就是集中优势的代名词。进入信息时代后,现代战争更加强调集中由兵力、火力、防护力、信息力、保障力等各种战斗力要素构成的综合作战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集中兵力。

即时优势是在特定时段和一定战场范围内的局部暂时优势

战争中,这种局部的暂时的优势所覆盖的时空范围,可称之为“即时优势窗口”。一方面,人类战争史表明,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与弱敌相比可以拥有压倒性的整体优势,但不可能在战场每一角落每时每刻都形成绝对优势。海湾战争中,美国与伊拉克相比整体优势非常明显,但美军在完成战略投送和兵力集结之前,其在波斯湾地区的防御部署就非常脆弱,以伊军的实际能力完全可以将其赶下海,这段时间美军自称为“易受攻击之窗”,伊军若能利用起来就能形成对美军的即时优势窗口。另一方面,整体实力越强大的一方,在战争中获得即时优势的能力就越强。即时优势窗口的创建难度、维系时间、覆盖范围等指标,与整体作战能力强弱直接相关。海湾战争中,伊军实力相对弱小,由于错过了美军大规模集结前这个唯一的战略级即时优势窗口,后续就只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再也没有开创另一个战略级即时优势窗口的机会。

即时优势需要在窗口时间内发挥并保持到最后

优势是具有时间性的,放在战争或战役战斗发生发展的时间轴上,不

难看出,开局优势并不等同于最终胜势。开局时集中起来的综合优势不等于赢得作战最终一刹那事实上的胜势,这中间还有一个如何发挥和利用即时优势的问题,需要在即时优势窗口从起始到终止的这一时间段内,通过主观能动性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实现从优势到胜势的转化。这一点在战略上如此,在战役战术上也是如此。在战略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在战役战术上,一方在开局之初处于优势地位,但在作战过程中由主动变被动,最终导致失败的战例也不在少数。

即时优势窗口存在于战略战役战术各级

即时优势窗口在战略战役战术各级都存在,但在窗口数量规模、范围大小、持续时间、表现形式等方面却有所不同。战略级即时优势窗口,通常与当时的战略形势、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战役战术级窗口相比通常持续时间较长。战役级即时优势窗口,通常与战场地理环境、双方力量对比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1950年麦克阿瑟发动的仁川登陆,就是利用仁川地区朝鲜人民军薄弱的防守,以及仁川港9月15日大潮成功登陆。战术级即时优势窗口,通常与交战双方装备特点、体系强弱点、技术水平、战法设计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时间较短转瞬即逝,往往需要一方主动去创造和利用。例如,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夜袭阳明堡,选择了夜间日军戒备松懈的时间窗口,集中力量在1小时内速战速决,成功歼灭日军100余

人,击毁击伤日机24架。

即时优势制胜的基本途径是反复发现、开创、维持、利用即时优势窗口

即时优势制胜,从流程上讲是反复发现、开创、维持、利用即时优势窗口的循环过程。首先,要发现潜在即时优势窗口和主动利用上一个即时优势窗口,通俗地讲就是要把握战机。一方面,可通过周密的情报侦察,找到敌作战体系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暴露出来的漏洞弱点并由此形成战机。另一方面,可通过欺骗、佯动等行动反复调动敌人,使敌在运动过程中出现我可乘之机。第二,发现稍纵即逝的战机后,应当即时聚拢,也就是在特定时段向特定区域快速聚合各领域各类作战资源,形成局部的暂时的绝对优势,开创出即时优势窗口,取得战场局部制权。第三,要对敌可能封闭我即时优势窗口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确保窗口在预定的时间内持续有效。第四,要充分利用前期创造的即时优势窗口作为跳板,为后续行动持续开创即时优势窗口,并形成窗口链。作战进程在一系列即时优势窗口链的创建和利用中向前推进,逐步将战术上的即时优势窗口扩展为战役上的即时优势窗口,将战局由初始态势,推进到枢纽态势,再到预期的终止态势,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即时优势制胜是以弱胜强的必然要求,也是以强胜弱实现速胜巧胜完胜的捷径

战略上的优劣,并不必然导致战役战术上的优劣。当以弱对强时,弱势一方由于作战力量实力不济,不得不通过即时聚拢,力求在决定性时间和战场上,集中有限的作战资源形成局部优势并取得胜利,再由此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力量对比,最终夺取全局胜利。当以强对弱时,优势一方虽然制胜把握较大,但与以弱对强相比,制胜的预期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拙胜、惨胜只能算及格,胜得快、胜得巧、胜得划算,并实现军事胜利与政治胜利的统一,才是以强对弱制胜的最高境界。要实现这样的速胜巧胜完胜,往往需要运用即时优势制胜机理,提高作战资源利用率,减少作战损失,实现作战效果的最大化。



群策集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依法治军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战略规划是对军队建设发展全局进行的筹划和安排,规划既定,重在执行,必须牢固树立“规划就是法”的理念。这是因为,规划计划执行管理成效,直接影响着规划目标的实现。只有遵循特点规律,创新管理模式和执行机制,贯通管理链路,压实各级责任,才能高质量推动规划计划落地落实。

压实层级责任。规划计划执行管理,考验着各级党委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只有围绕规划计划的目标、任务、标准和责任,深刻把握新时代战略管理特点规律,打破内部层级管理结构,突出党委筹划组织战略规划工作的主体责任,坚持党委统揽抓整体、节点控制抓要害、计划统筹抓落实,构建科学合理的层级责任体系,将规划计划执行管理责任落实到岗、具体到事、定位到人,才能真正贯通点线面,增强规划计划执行的时度效。

促进联动融合。规划计划执行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只有以强烈的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搞好体系筹划,科学统筹任务、合理设置计划、优化资源配置,才能确保各项建设有序推进。在实践中,应加强制度机制创新的协调联动和衔接配套,强化部门分工协作,构建内外部横向联合、上下纵向联动、军地常态跨界协调的融合机制,健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的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加强精细化风险管理,把各领域联起来、各要素统起来,促使其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

搞好过程控制。要注重完善常态监测、季度分析、总结评估机制,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区分启动建设、正常推进、相对迟缓、严重滞后等不同状态,建立晒单挂账、清账销账、挂牌督办等制度机制,强化全流程监管,构建起规划牵头部门监测、领域监测、主办单位监测等有序衔接的过程控制链,实行专项督导、网络监测、情势研判、风险预警、动态评估、讲评通报等机制,推动建设链、管理链、监督链同向发力,贯通执行闭合链路,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持久战,以推动重大建设任务落地、关键能力指标实现。

加强智库支撑。智库的核心能力是研究力,核心资源是智力资源。智库的关键作用是发挥智力优势。在规划执行管理过程中,尤其在重大专项工作中,要吸收充实相关领域专家“外脑”力量,壮大智库支撑功能,推动将专家论证等作为执行管理的必要辅助程序。比如,围绕重大工程项目推进、重难点矛盾问题破解,以课题和智库研究支撑科学决策;组织集智攻关,开展政策、制度和机制等研究,提出创新性、建设性和针对性对策建议,最大限度激发智慧作用,释放“智慧因子”,为规划计划高质量落实提供有力有效的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撑。

重视数据服务。数据既是基础性资源、战略性资源,也是规划计划执行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智能化时代,

提升规划计划执行管理水平

■刘德成

数据也是重要战斗力、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快速发展应用的背景下,对数据的把控能力,是提升规划执行效益的重要引擎。要加强建设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公共数据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为依托,完善规划项目动态管理数据库,打破数据壁垒,以科学算法激发服务效能,加强在线监测和网络督导,充分激发数据要素价值,让数字化赋能规划执行管理。

强化监督问责。减少损耗、杜绝浪费,优化资源配置,是规划执行管理的题中之义。应将规划计划执行评估嵌入巡视巡察、审计监察,纳入干部考核评价和单位评先评优体系。纪检监察全程介入,坚决防止盲目上项目、铺摊子、列计划,项目管理疲软、执行落实拖沓,以及同一项目重复建设,甚至出现窝岗、烂尾等问题。实施全链路、全方位、常态化监管,让巡视利剑高悬、问责铁鞭生威,努力打造精品工程、阳光工程和廉洁工程。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参谋部)

运用“三重心境”带好新兵

■魏军儒 盛明正



挑灯看剑

兵之初、训之始。新兵训练期既是战士理想信念培塑、军事技能锻炼、作风纪律养成的“塑形期”,也是他们思想波动、训练懈怠、管理走形的“易发期”。新训骨干一定要严格军事训练要求、科学实施管理教育,善于运用“三重心境”带好新兵,引导和帮助他们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教育心境——贵在“心诚服融”。能文能武的李延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逃离部队的新兵,不是简单处理了之,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打赢了战争,小家才能真正安全,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当前,新入伍战士普遍文化程度较高、自我意识强烈,对新训期间管理教育带来新的挑战。新训骨干应该正确认识新兵的新特点,客观看待新兵的新情况,真正做到以理服兵、以德育兵、为战练兵。既要帮助新兵从思想深处弄清楚“为什么要当兵”“为谁来当兵”“怎样当好兵”等问题,引导新兵端正入伍动机、校正人生航标,还要激励新兵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中去,鼓励新兵争转接,运输投送实体将更注重军民“贴心人”。

训练心境——重在“心凝气释”。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第九卷有云:“世上无难事,人心自不坚。”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完不成的事,只有不愿做的事。新兵入伍训练是军营生活

的开端,包含军人常识、战术基础动作、心理行为训练等许多课目。训练方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训练质量和战士成长。鉴于新兵身体心理素质个体有差异、认知水平有高低,训练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进度不一、参差不齐的情况。新训骨干切不可因新兵训练中出现问题就耐不住性子,轻则恶语相向,重则以罚代教。要遵循军事训练客观规律,针对新兵个体训练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找准差距、剖析原因、掌握方法,培养新兵坚韧不拔的品格,鼓励他们以更高的积极性投入军事训练活动中去,真正成为新兵训练的“有心人”。

管理心境——要在“心领神会”。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军对朝鲜境内道路环境陌生,夜间行军困难重重,许多官兵对战场灯火管制要求不以为意。为此,参战部队指挥员给官兵详细解释了侦察原理,讲明了灯火管制对隐蔽行军的极端重要性,使官兵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新兵初入军营,对部队严明的作风纪律既缺乏系统理性认识。新训骨干管理教育新兵时,面对新兵思想情绪波动、行为举止失当问题,切忌“简单粗暴”“我说你听”的做法。而是要坚持从条令条例学习入手,遵循从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训管一致、教管结合的方法,一点一滴抓落实,一人一事传帮带,一招一式打基础。不但要让新兵清楚管理制度是怎么规定的,更要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规定,不断增强新兵遵规守纪的自觉性,实现新兵管理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真正成为新兵管理的“明白人”。

未来战争呼唤怎样的运输投送

■李 强 刘 涛



前沿探索

运输投送作战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后勤保障的中心环节,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战争中,高威胁环境、高弹性用兵、快节奏攻防、全维度对抗等新的特点要求,将对运输投送产生深层影响,并引发一系列升级变革。

高威胁作战要求运输投送力量立体成网、离散配置。战争实践表明,运输投送易遭袭、难防卫,很容易成为作战体系的软肋。打击敌方运输投送常常能产生制胜奇效,而有效防卫己方运输投送也往往能扭转不利态势。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曾采取“梯次成链、线性配置”的地面运输模式,运用“随炸随修”“续行行车”等方法,构筑起“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彻底粉碎了对手“绞杀战”企图。在未来战场上,随着各国侦察监视能力、武器打击精度和信火毁伤效能的不断提高,战场威胁不断加大,作战力量面临的生存挑战更加严峻。特别是速度慢、价值高、自卫力弱的大型运输投送力量,极易被锁定瞄准,成为“瘫痪式”打击的首选目标。

对此,在作战筹划中除加强防空、反导等手段运用外,还应注重提高运输投送力量的抗打击和恢复能力,采取“立体成网、离散配置”的模式构建固定设施、关键平台和投送通道,通过“局部消耗”“有限损耗”,提高全局性防护与生存能力。

高弹性作战要求运输投送能够时敏响应、动态支援。作战形式决定运输投送形式。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占有优势的一方以较强的控局能力塑造了相对明显的战场界限,划分了相对清晰的行动阶段,实施了相对充分的作战准备。在此基础上,采取逼近式、刚性化、大冗余运输投送成为一些国家军队的惯常做法。然而,随着新兴军事技术的运用和战法的推陈出新,未来作战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行动窗口随机出现、局部战况反复胶着将成为常态。交战各方不得不“预设对抗”为“动态博弈”,更加强调以“敏捷”“弹性”的用兵策略,实施可收可放的攻防行动,在持续对抗中塑造有利态势、把握关键战机、提升总体胜率。与之相适应,运输投送也将改变原有形式,将筹划理解从“指定任务、计划导向、充分准备”转向“随机任务、目标导向、时敏响应”,将实施逻辑从“预先集结、定点支撑”转

向“动态集结、动态支援”,尽可能提高运输投送体系“弹性”,灵活匹配作战任务,高效支撑作战行动。

快节奏作战要求运输投送装备一体衔接、即时赋能。作战节奏不断加快是未来战争的显著特征。特别是高超声速、高能激光、高功率微波等新质武器,几乎可以实时打击对手;而一体化指挥控制、智能化辅助决策、高速数据传输等系统,也把指挥决策带入“读秒”时代。交战双方必须将一切努力集约用兵、即时聚拢。就运输投送而言,必然通过装备转型予以适配,以“跨级跨越衔接、近实时赋能”的新型装备取代“战略战役战术明显分级、各层级低速中转释能”的传统装备。一是形成战保一体能力。如外军正在推动无人加油机上舰,不但有利于提高舰载战斗机出动架次,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大型空中加油平台的依赖。二是满足跨域衔接需要。如创新运用大型两栖飞机、轻型登陆船艇等新型投送装备,垂直/短距离起降等“低受限”空运装备,“火箭货运”“低轨驻留”等天基即时投送装备,甚至于母舰、子母舰、子母机等无人智能投送装备,直立式支援特种作战、非对称作战等跨域作战行动。三是符合跨级支援要求。如战略投送平台直接协同战术